

晒幸福

□刘武

我想起他一直挂在小店中的结婚照,也许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,一直温暖着他的生活……

小区东门附近菜市场的人口有间专门做画框的小店,前几天看看天气暖和,阳光明媚,就拿了一幅裱好的书法去找师傅装个框子。

那小店只有八九平方米大小,是铝合金之类材料搭的临时建筑,店内搁了一张两平方米见方的桌子,其他地方就堆满了木板、木条、玻璃、电钻、电锯、水桶等材料和工具,连站脚的地方几乎都没有。

做框的师傅个子不高,脸色黝黑,估摸着有40多岁。给书法条幅装个框子,看起来简单,做起来还挺麻烦。师傅要先按条幅的尺寸裁出一块背板,由于我这条幅较长,他还得打个木框子,中间用辐条固定,然后把条幅粘到背板上。

粘条幅之前,他先把条幅展开,用喷壶将整个条幅喷湿,再在背板四边刷上胶水,然后将裱好的书法牢牢粘在背板上。不过,粘完后,要等条幅慢慢干透,这样整个作品才能平展如新。

等着条幅阴干的时候,我跟师傅就慢慢闲聊起来。原来这师傅在这小亭子里已经干了六七年了,打从这个菜市场建设开始,他就在这里干活。冬天,小店里没有暖气,只有一个小电暖风机,天寒地冻时阴冷得让人跺脚;夏天,也没有空调,阳光暴晒着铁皮屋顶,小店里热得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,几年下来,这师傅比孙悟空



在炼丹炉里呆的时间还长。

不过,师傅说,还是夏天好一点。我好奇地问为什么,他说夏天书画纸干得快,一天可以多装好几幅,不像冬天,一幅书画少说要花一两个小时阴干。

然后我继续跟他聊天,得知他到北京已经将近20年了。那时,他是中铁的建筑工人,参加过北京西站配楼等好多大厦的建设。他说:“那时,五棵松往西都是农村,一片田野,北京还只有三环。你们住的这片小区刚盖时才四千多块钱一平方米,好多拆迁户拿到钱后都舍不得买房子,觉得租房子不错,可以把钱存在银行里。结果到现在,他们都后悔死了。银行里那点钱都不叫钱,再想买房都买不起了。”

我问他是不是买了房,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:“哪有那眼光啊。说来当时我们在中铁还

算不错,刚参加工作时每个月60多块钱,后来几百,到九几年也一两千了。可后来一改制,给我们发了一两万就遣散了,要不然我就成正式职工了。”

幸运的是,这师傅没有回老家农村,好死赖活地在北京呆了下来,自己弄了个画框店干起来。他告诉我,他是中铁那些遣散的人中混得差的,那个菜市场的大老板就是他原来的同事,现在都开宝马住高楼了。这师傅的小店亏得有这个老同事照顾,这么多年连营业执照都没办,就在这里一直开着,从来没有工商税务什么的人来找他麻烦。

说到这里,他略略露出得意之色。我又环视了一下这间小店,发现四周挂着几个画框,其中一个是一对夫妻的结婚照。我以为是有谁做好了画框还没有取走,他笑笑说那是

他的结婚照,我细细一看,还真是这师傅。不过照片上的他穿着西装,携着穿婚纱的新娘,一脸幸福,与眼前这个面色沧桑、衣着邋遢的人判若两人,难怪我没认出他来。

他说这是有一次碰上婚纱店搞活动,一块钱6幅拍的,每幅也就七八寸大小。“再大就要加钱了,我们就拍了这么6幅。”他憨憨地说。

眼看过了一个多小时,我那句书法还没阴干。我一看,时间已近正午,便问师傅能否搁到阳光下晾晒。他说没问题,就把条幅搬出来,晾晒在温暖的阳光下了。

那时,我想起他一直挂在小店中的结婚照,也许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,一直温暖着他的生活,晒得他心里暖洋洋的,让他能在这简陋的小店中坚守那么多冷暖不均的日子。

碎碎念

悠闲

□杨福成

悠闲,似乎已成了一件文物,很有欣赏价值,但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孩子开学,背上书包,临出门只说了一句话:“又背上它了!”虽然算不上叹息,但从出门的那一瞬间,我看得出,她没有了我儿时开学第一天的悠闲。

有一天,我上班忘了带手机,于是心里惶恐,总感觉手机在裤兜里响,总感觉有人找我赶酒场,总感觉这一天会失去好多发财的机会。直到晚上回到家摸起手机一看,什么信息也没有,才半失落地舒了一口气。把手机扔在家里,不管有没有信息,这一天,我们都不会悠闲。

公交车站,车已经启动,两位老人牵着手,拼命追赶。都已白发苍苍,显然已经退休,能有什么急事呢?况且,下一辆车最多三五分钟就会来了,悠闲地等一下多好啊。

和朋友外出旅游,一会儿要去办这业务,一会儿要去办那业务,一天很快就过去了,什么风光也没看到,只感觉一路马不停蹄。

回来的晚上,伏案翻书,看到一幅画,题款很有意思:“没有汽车道,手机无信号。入怀秋凉爽,满耳小鸟叫。”



这样的生活,真是悠闲!可惜,这样的生活,我们只能从书中体会了。

是什么让我们望而兴叹呢?是因为幸福的定义变了,我们开始认为,官大了是幸福,钱多了是幸福,名声响是幸福,开好车是幸福,吃山珍海味是幸福……但终究,这些都不是真幸福,太累,太费心思,太伤身体……

如果把今天的生活拍成一部纪录片,你会发现,片中的我们紧绷着面孔匆匆地走在路上,十之八九打着手机;商场里摩肩接踵;饭店里人声鼎沸;车站里人山人海;银行里排成长龙……而天天需要排队且排队时间最长的地方,竟然是——医院!

生活中的悠闲没有了,我们只能到医院里去寻找。

我的一位同学,是高三的班主任,每天早晨五点半准时起床,简单洗漱之后,就到学生宿舍里喊学生起床早操、早读,每天晚上十一点,他还睡不了觉,不是在准备第二天的课程,就是在批改学生的作业。一天下午,他下班骑电动车回家,心里还想着如何提高学生的成绩。“咚!”突来的一辆轿车将他撞倒,他被紧急送到县医院,伤情太重,又马上转到市医院……我到市医院看望他,他叹口气说:“终于可以停下来,悠闲一会儿了!”

浏览网页,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奔跑在湖边的草地上,笑得那么天真灿烂……真让人羡慕!

我们比美国总统忙吗?我们比美国总统的理想还大吗?他能如此悠闲,我们为什么不能?

悠闲是幸福的最高品位,“偶因学雅要喝茶,拣出泥壶采新芽。炉冷柴湿难就得,坐在地上等着它。”荣华富贵、炉冷柴湿都不管,只管坐在地上耐心等,茶终究会烧开的。

这,才是真悠闲。当你品出其中的滋味了,你就真是幸福了!

名家言

有种善意是冒犯

□韩松落

碰到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,哪怕形若外星人,也该放他一马,由他去,让他好好生活在自己的飞船里,哪怕只为保护人性的多样性。

自从回到家乡,我就陷入了亲戚和邻居组成的汪洋大海。

表叔最先上门了,在向我父亲反复求证,认为我“没有什么大问题”(您可以尽情联想是什么问题)之后,他打算介绍一个丧偶带娃的女士给我。该女士目前在超市打工,娃六岁,马上要上小学,“娃上了学就没有负担了,你们尽可以过二人世界”。我认真地告诉他,我喜欢一个人待着,现在也过得挺好,谢谢他费心。

他丝毫不予理会,我的拒绝反而激起了他更加旺盛的斗志,下次再来的时候,他手机里存了另一位女士的视频,还有该女士在单位征文比赛中的获奖证书、父亲的退伍证,母亲在个体户协会当会长的证书。女士全家的殷切期望,就在那些朴素的话语和证书里破空而来。我是怎么落荒而逃的,我已经不记得了,只记得出门之后,才发现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。

表叔只是我家众多热心亲友中的一位,生长在一个大家族中的我,有五个亲舅、两个亲姨、两个姑姑,还有数不清的表舅、表姑。他们多数已经退休,旅游和广场舞并不足



以耗费他们全部的精力,他们的电话铃声、视频通话的嘟嘟声响起的那一瞬间,我都深切地体会到年节将至时围栏里牛羊的恐慌。

我应该作何反应?我写许多写情感专栏的朋友可以请教,得到的回答很一致:应该感恩,应该感动。别人愿意给你介绍对象,说明人家觉得你不错,而且,把你介绍给别人,中间人也充当了担保,担着一份责任,现代社会,到哪里找这样的情谊?

十分感动,但有种尴尬的感觉仍然挥之不去,这种感动、拒绝、尴尬,曾经发生在我的同事认为我性格内向、需要“多出去走走”的时候,也发生在我穿了一件带手绘图案的T恤,而朋友认真地告诉我,我

这个年龄应该穿得正式点的时候。他们对我的关注、善意、诚恳,让我十分感动,但我依旧保持着我的内向性格,照旧穿着我的手绘T恤。事实证明,我这样也过得不错。

人都不完美,会犯错,需要提醒和帮助。但有一种貌似善意的提醒,并不受欢迎,那就是对别人生活方式的干涉,对那些改也无从改起、既不伤害别人也没伤害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干涉。尤其是我们所在的年代,发展如此迅速,让几代人的价值观、审美观都存在巨大鸿沟,即便是同代人,也因为地理、民族、生活水准的差异,有着不同面貌。一定要让所有人步调一致,只能说明,当事人还没适应这个世界的复杂和越来越复杂。

前段时间,有条国外的小新闻在微博热传,有个小男孩爱穿裙子,他的父亲为了不让他觉得自己异样,也穿起裙子陪他上街,而我们,还在愤怒批评“快男”选手,嫌他们不够阳刚,各种毒舌段子满天飞。

野夫说:“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,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。”这种权势,也许不是世俗的政治权力,而是那种急于让别人遵从某种生活样板的努力。碰到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,哪怕形若外星人,也该放他一马,由他去,让他好好生活在自己的飞船里,哪怕只为保护人性的多样性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专栏作家、影评人)